

ひ と り ワ ル ツ

An Array
of Stars

渚 の ひ と

Shino
Sakuragi

隠 れ 家

月 見 坂

ト リ コ ロ ー ル

逃 げ て き ま し た

向 日 葵

案 山 子

星々たち

や や 子

张庆怡 阮航——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櫻木紫乃

紫乃

星々たち

An Array
of Stars

Shino
Sakuragi

櫻木
紫乃

繁星

张庆怡 阮航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繁星 / (日) 樱木紫乃著; 张庆怡, 阮航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20-09982-3

I. ①繁… II. ①樱… ②张… ③阮…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7431号

HOSHIBOSHITACHI by Shino Sakuragi

Copyright © Shino Sakuragi,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6-332号

FANXING

繁星

(日) 樱木紫乃 著 张庆怡 阮航 译

统 筹
责任编辑
责任印制

阮 航
王其进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146mm × 208mm
8.5
160千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982-3
36.00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目 录

一个人的华尔兹	1
岸边人	39
隐匿之家	75
月见坡	108
红白蓝	137
一路逃来	162
冬天里的向日葵	189
稻草人	214
稚子	244

一个人的华尔兹

像往常一样，从有线广播里面传来的，依旧是伊藤咲子的那首《少女的华尔兹》。

咲子一边转动着那个漆黑色电话的拨号盘，一边抬头向对面那个男人微笑着。男人的名字叫作秋山，但是在小酒吧 Lulu，不论是老板娘还是咲子，都会称他为“山先生”。山先生五月连休时突然造访这间酒吧，打那以后的三个月，几乎每三天都会来 Lulu 一坐。

“小咲啊，我来教你跳华尔兹怎么样？”

自称对交际舞颇有研究的山先生，言谈举止都透露出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刚过四十岁的他有着白皙的皮肤和匀称端正的五官，甚至年过半百的 Lulu 老板娘都说他是“美男子”。

山先生细长洗练的双眸所焕发的光泽是长着一对滴溜溜大眼睛的咲子所无法比拟的。头发一看就是经常修剪的，散发着一好闻的洗发水的味道。每当山先生踏出舞步，垂在白哲前额上的几缕发丝总会颤动。

只要山先生的额发颤动，咲子就会感到一种钵满欲滴的男性魅力。

一旦有了他今晚要来的预感，咲子连化妆也会上心一些。每天陪着醉醺醺的客人跳贴面舞，屁股和胸都被肆意乱摸。唯有山先生会特意在身体之间留出一个拳头的缝隙教咲子跳华尔兹。他总是那么绅士。

爱在心头口难开——

前奏缓缓地从天花板上的扩音机里流淌出来。山先生温柔地握着咲子的双手。

“嗯，向右，向左，对对。记性真是好呢。”

“多亏了山先生带着我跳。”

音乐调子缓缓地升高着。但每每到了低音部，咲子的步调总是会出错。下颚轻轻地碰到了山先生的前胸。如果

不是在酒吧里的话，真想就这样一直跌落在他的怀里。

“接下来向左哦，对。小咲，这是第几次跳来着，越来越熟练了哦。”

“教了我这么多遍，还是在相同的地方出错。丢死人啦。”

“交际舞和高尔夫一类的东西，稍微会一点就会马上想教别人。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而已。”山先生总是这么善解人意。

山先生据说在很高大上的舞厅里跳过舞，还曾经在赛场上一展身姿。他的舞伴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个女人肯定有着比咲子更修长的身姿，而且很优雅吧。既然能掌握交际舞这门学问，那也一定是个有钱人了吧。

在仅有五个柜台席和两个包厢的 Lulu，哪怕是在狭窄的通道里，山先生也能跳出华丽的舞步。只是，不管他的领舞有多么专业，咲子的心思还是会不时地被歌词吸引开来。

愿我的爱，能抵达你心——

咲子的心思并没有传达到对方。无论在同一个地方犯

再多次错，山先生都丝毫没能察觉到咲子细腻的心思。山先生的体温从他放在咲子肩胛骨下面的手传导到了咲子的体内，咲子感受到了一阵暖意。

这样也足够了。

扩音机里播出最后一句歌词，山先生温柔地拍了拍咲子的后背，这段只有三分钟的苦涩之恋也就告一段落了。反正自己就是个永远不会绽放的女子，咲子对自己说。

咲子从十九岁开始就步入了夜色中的世界。虽说已三十有一，但对外透露的年龄还一直停留在二十五岁。Lulu年过半百的老板娘在店里也宣称自己只有四十几岁。对于自己的生辰年月，老板娘对不同的客人有着不同的说法，经常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应该是多少岁了。酒吧里经常有老主顾在生辰年月的问题上开老板娘的玩笑，借此插科打诨。

咲子刚开始涉足夜店行业的时候是在薄野^①，接下来就转到了旭川^②的三六街。那段日子里，咲子遇到了一个男

①薄野是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著名的红灯区，与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及九州福岡的中洲合称为“日本三大红灯区”。

②日本北海道第二大城，位于中部上川盆地。

人并坠入爱河。这个男人刚刚辞了在夕张一座矿山的工作，搬到了位于道东^①的太平洋煤矿做事。于是咲子就跟着来到了钏路^②。在小镇的角角落落里，咲子都能看到那些抛弃过自己和自己逃离过的男人的影子。

与矿工男人的缘分仅仅维持到来到道东的一年以后，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一切都是从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左手被切掉了三根手指头开始的。男人得知自己可以靠着工伤保险的救济继续活下去，打那时候起，咲子的生活就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了。男人在事故中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手指头。自从拥有了大把的闲暇时间，他无非就是在重复着三件事情：酗酒、赌博和做爱。有哪一件事不合心意了，男人立刻就会动手。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愉快的交流已经不复存在了。

咲子有时候会试探性地问道：“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兼职之类的活儿啊？”

而她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回复总是：“等新指头长出来再

①日本北海道的东部地区。

②钏路市是日本北海道钏路支厅南部的一个城市，除了是钏路支厅所在地之外，也是道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说吧。”

已经受够了。咲子这样想着，但是却还会继续陷入新一轮的情网。这样一来，之前的那一段爱恋就似乎变得无关痛痒了。记忆总是不断变得稀薄而遥远，对于咲子来说，每一段新的恋情都如同初恋般青涩而美好。

在多少清闲一些的星期日的傍晚，咲子总是会往道央的老家打一通电话。咲子有一个中学一年级的女儿，寄养在母亲那里。她只能通过每个月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汇款和星期日的电话亭来维持与女儿那丝丝缕缕的牵绊。一千块的通话费从来都没有变过，只是每次说到一半就已经没有了能够继续下去的话题。

女儿是咲子与第一个交往过的男人所生的孩子。咲子是抱着结婚的前提与男人交往的。本来打算着有了孩子以后马上就同男人结婚，结果却没想到男人其实是有家室的。不过咲子仍旧深切地爱着他。

“千春，身体怎么样？有好好吃饭吗？没感冒吧。”

“嗯，挺好的。妈妈呢？”

“我还是老样子，外婆怎么样了，风湿病有没有再犯啊？”

“嗯，没关系的。”

从电话亭望出去，天边渗出了血色的夕阳红。咲子听说血红色的夕阳是因为大气中潜伏着尘埃的缘故。那究竟有多少尘埃挡住了自己眼前的太阳呢？事到如今，咲子已经想不起来那个曾经告诉她这个事实的男人的面容了。咲子远远地望着血红的太阳照耀着海面，仿佛感到自己的过去也犹如飘浮在空中的一粒尘埃。

“有好好去学校上课吗？”

“现在是暑假呀。”

一向都是一问一答、从不多吐半个字的女儿，在提到暑假这个字眼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加强了语气。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开学的时候，女儿回答说，八月二十日。

“能一直休息到盂兰盆节呢，真让人羡慕啊。”

咲子仿佛又感受到了山先生的手抚摸自己后背时的触感。不知不觉中，脚趾尖开始轻轻地比画起华尔兹的舞步。与女儿聊着聊着，心思就飘到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阳光与尘埃的氤氲中，咲子一时神迷。

刚刚踏入夜店这一行当的时候，咲子曾经打算，等生活稳定了就把女儿接到自己身边来。然而十年过去了，咲

子一直安慰着自己，一定是因为自己男人缘太不好了才迟迟没能与女儿团聚。像诅咒一般，咲子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山先生的面容。

一切的一切，自己不是在做梦吧。咲子一边拷问着自己，一边继续梦游在幻境之中。她一直活在自己的梦里。

“我说千春，趁现在是暑假，来妈妈这里玩一阵子如何？我来掏车费。”

“真的可以吗？车费的话可以用我攒下来的压岁钱！”

咲子明显地察觉到，一直以来从不主动发话的女儿，语气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欣喜。

“真是的，你这么开心，我都觉得以前亏欠你了。”

给女儿打电话，更像是作为母亲的一种歉意。她也并不认为，电话打得越多，自己就越有母性了。“情”这个字眼对咲子来说，已经如同一口枯井，里面饱含爱意的汨汨清泉已然被海浪席卷而去。浓烈的血红色夕阳浸染了小小的电话亭，咲子站在满地的落日余晖里。

咲子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这期间也没有可以一起过日子的男人。转眼就到了女儿的暑假，作为母亲，咲子感觉自己连一件该做的事情都没有为女儿做过。她只

能通过这一通通的电话来暂时地取得内心的安生。虽说女儿那种天真烂漫的高兴劲儿实在是令人怜悯，但是仅仅因为这个就马上母爱泛滥的自己也是够容易讨好的。女儿兴奋地说要坐周五的第一班车过来，咲子只是说了一句“我等着你”，随即挂断了电话。

“我说，我们上一次见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五年级的时候吧。”

“现在是读中学一年级了吧？”

咲子的记忆里，只有将一头长发整整齐齐编成三个小辫子的女儿的幼颜。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滑稽，竟然在等待一个比上次见时还要小的女儿。出现在眼前的就是千春无疑，可成熟得远远超出了咲子的想象。

千春的身高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只有一百五十公分的咲子。不论是面容还是体型，女儿都已经离“女人”越来越近了。而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细眼睛，也蜕变成了独特的女人味。自己竟然要被十三岁的女儿俯视了，这是咲子不曾想象过的。

可以想象，女儿长这么大了还在为即将见到妈妈而激

动不已。这种不协调的情景让咲子感到一阵心酸。

已经出落成一个大人的千春在站台上朝自己飞奔过来时，她的胸部让人吃惊。T恤后面凸起的乳头轮廓若隐若现，跑起来上下抖动，肆意挑拨着周围人的情绪。更糟糕的是，女儿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这种样子乘火车的话，周围的人该会有多尴尬。对女儿并没有尽到半点养育之恩的母亲是否该有这样的想象则在其次。想起老家那个眼看着外孙女发育却连胸罩都没有让她穿的母亲，咲子不禁叹了口气。

咲子指了指车站旁边的百货商店，对女儿说：

“千春啊，给你买个胸罩穿吧。那么大的乳房，只穿个T恤的话周围的人也太可怜了吧。”

“嗯。”千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点了点头。

“外婆没有说你什么吗？”

“外婆叫我拿布条缠起来，但是妈妈你知道的，现在太热了。”

要求出生在大正年间的奶奶给千春买胸罩也许太过分了。咲子的父亲早早地就撒手人寰，母亲一个人靠着在农家打短工和当大楼的清洁妇那点微薄的收入把咲子拉扯成

人。咲子长大之后离开了家，母亲又帮着照看外孙女，从没有过半句抱怨。

“布条啊……”咲子低声默念着，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我来帮您量一下尺寸。”

内衣卖场的店员拿着卷尺比划着千春胸部的大小。那片土地，已经不像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那般可爱而又娇小的模样了。

“您女儿是第一次穿内衣吗？”

“是的。”

“啊呀，那可不得了。”

店员的“不得了”指的是什么，咲子懒得去问了。她让店员尽量给只有十三岁的千春选一个可爱一点的胸罩。然而量完尺寸后，店员并没有拿下挂在货架上的那排带有荷花边的胸罩，而是从橱窗中取出了一套“特别型号”拿给了千春。那是一套连咲子都不会买的、老气得要命的皮肤色胸罩。

“喂，一开始就穿这种颜色那岂不是太可怜了，她才十三岁啊。”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所有的内衣，只有这个系列的型号是适合您女儿穿的。”

“没有更可爱一点的吗？这么老气的颜色，换我都不愿意穿。”

“号码实在是……”店员一脸歉意地一再重复着同一句话。咲子无论如何都没有想过，千春的胸竟然已经发育成了这个样子。女儿对于自己的发育的身体没有丝毫羞涩，咲子时而同情她生长的环境，时而在心里怪罪自己的母亲。但是咲子明白，自己这两年来连女儿的面都没有见过，最该责备的正是自己。这一刻，咲子不再去想那些男人，而把感情倾注在了女儿身上。

从百货商店回家的路上，母女二人早早地在一家叫作“泉屋”的饭店解决了晚餐。

“这里的拿破仑蛋糕特别好吃哦，我还很喜欢他们做的肉酱面。”

“那就吃拿破仑蛋糕。”

菜上齐了，母女二人迎来了属于她们的时间。千春模仿着妈妈，努力尝试着用叉子将肉酱面卷起来吃。咲子充满爱意地看着女儿笨拙地用着叉子，内心试图填补那段

缺失的记忆。千春的胸部越来越大了，个头也超过了母亲，以后会谈一段什么样的恋爱呢？有没有意中人了呢？

在矿工男人被切断手指头之前，两个人经常来“泉屋”吃饭。那个时候，男人工作勤勤恳恳，算是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了。不论是什么样的男人，都有那么一个瞬间，浑身散发着温柔的光芒。那种温柔让咲子沉浸在爱河里不能自拔。现在想起来，那种温柔还是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却。咲子从一开始就尝尽了爱情的甜头，而在不知不觉中，盘子里就只剩下了苦涩和绝望。

久而久之，咲子已经能够轻易地想象出那种甜头的滋味，也就懒得再费劲开始一段新的恋爱了。多么诱人的美味，也很快会有吃厌的那一天。爱情也是有保鲜期的，只能维持不长的一段时间，并不能地久天长。她知道，自己已经堕落成了一個十足的情场玩家。

咲子的心头闪过了山先生的影子。就算是情场玩家，对爱情也还是存有一星半点的渴望。她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女人，半个身体已经再一次投入男人布下的情网。

“妈妈，你怎么了？”